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相伴一河水

作家出版社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相伴一河水·蒙和平

● 主编：吉狄马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伴一河水/蒙和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 12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第3辑)

ISBN 7-5063-2012-6

I. 相… II. 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512 号

相伴一河水

作者:蒙和平

责任编辑:潘 峰

装帧设计:詹文瑶

版式设计:庄 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up: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6 千

印张:9 插页:2

印数:001-1000

版次: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HN 7-5063-2012-6/I·1996

总定价:140.00 元(全 7 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蒙和平著·相伴一河水

蒙和平

航标灯亮着，它亮着，就是宣告这条大河
的生命之存在。看那一滴血液，是在警醒着
一切，它以一种血的威严，监视着狰狞的礁石，
航船的险遇；它叮嘱江流平和地流淌。它其实
就是河之神灵。

大自然在艳阳之日，在清和明朗之时，把
绿的树青的草，红的花黄的果，呈献给人们的。

大自然又是吝啬的，它让太阳把这一切美
丽的在黑夜中带走。而航标灯，就让我们在黑夜
里也能同样地享受到一切美丽，在这家流水一
样单调的夜晚中，看见它，就象看见：充满蓬
勃生机的怒放的玫瑰，看见：炼钢高炉内熊熊
燃烧的烈火，看见：带着人间温暖一滴一滴地
输入焦渴的心脏的血液。

航标灯温柔地牵向我们。

巴山夜雨涨秋池

——序《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
吉狄马加
黄济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年轻的重庆直辖市成立三周年之际，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大喜日子里，继十卷本《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第一辑、六卷本第二辑问世之后，第三辑七卷本又出版了。洋洋二十三卷本《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像春风一样吹进了中国文坛，她不仅是重庆文艺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文坛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重庆作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如此迅速地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与重庆独特的地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重庆是一座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特别是抗战期间，全国众多的著名作家、诗人会集于此，建国初，又是大西南文坛的中心，产生过长篇小说《红岩》这样的震撼神州大地的经典之作，这些无疑都是形成重庆文学的深厚土壤。重庆直辖之前，行政区划属于四川，重庆

的文学必然也直接地与之发生联系，并被它包容和涵盖。重庆直辖，不可能立即诞生独立而纯粹的重庆文学，但区划的变化使此前这块地域文学，立即置身于一种特定的地缘背景之中，其实，重庆文学早已客观存在，如同现在重庆行政版图那片紫绿一样，她早已烙印上鲜明的巴渝特色，早已具有了一种地域的与文学的独立性。山地的封闭使之粗犷朴拙，三江（长江、乌江、嘉陵江）的疏浚融通又使之不失滋润清灵。不管是诗、小说还是散文，早已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第三辑七卷本《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所推出的老中青诗人作家，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有近些年活跃在重庆文坛的实力派作家。诗人蒋人初有作品选入中国文艺大系四十年代卷及中国四十年代诗选；许大立的影视文学作品为观众喜爱；蒙和平反映长江三峡及川江航道工人生活的力作鲜为人知；欧阳玉澄、阿多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颇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杨选民反映云南边寨的散文，思想锐敏，构思奇巧；巴毅则是近些年活跃在重庆文坛的新秀，其作品出手不凡。

这套丛书尽管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还有许多优秀作家未能列卷，还有许多精彩的篇什未能入选，但通过这套丛书，却可以窥见重庆文学之一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套丛书既是重庆文学现有队伍的一次检阅，又是对文学新人的一种召唤。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在正在筹建的重庆文学院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如同年轻直辖市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一样，重庆文学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作为回归中国文坛的新的地域性文学，如果问“渝军”何时将得以形成，如果问“渝军”可能的成就与地位，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她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有理由相信，重庆文学会像涨满秋池的巴山夜雨，滋润着重庆这块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回报这块厚土给予她的丰厚馈赠。

内 容 简 介

当过知青。作过水手……她的笔端便有了泥土的朴实与厚重,便有了水的灵动与飘逸。这是重庆女作家蒙和平的第一部散文集。分四辑,收录散文计 59 篇。系女作家精妙之作之集成。开卷读《相伴一河水》,我们便随那生花之笔,去漫游长河阔水,过上一番水手的历险生活;关于知青题材的《燃烧的向日葵》小辑,凡 16 篇,篇篇耐读耐品,回味无穷——作家对那方土地的切入,既有韧性又富于穿透力,浓墨重彩地展示出土家族地区的民俗风情人人世事。文笔流畅生动,情调兴味盎然,女性作家的细腻柔婉,浸浸全书的字里行间。这是一部精心之作、一部希望之作。

相伴一河水 (1)

燃烧的向日葵 (43)

文苑忆语 (62)

爱情是只蝴蝶 (73)

山中一水中鱼 (82)

古镇掠影 (86)

月上柳梢头 (92)

巴川风情 (97)

蜀道难 (103)

九寨 (104)

目 录

川江的女儿——序《相伴一河水》	张颢(1)
-----------------------	-------

相伴一河水

川江号子	(9)
鹅卵石	(14)
夜航看标灯	(17)
川江魂	(21)
黄金洞	(24)
船	(28)
滩上行	(32)
相伴一河水	(37)
神女峰的祝福	(48)
女轮机长	(62)
爱情是从哪里来	(75)
山中鸟·水中鱼	(85)
狐滩沉船	(88)
江上惊险录	(92)

巴楚风情

雾重庆	(101)
石梯	(104)

水车·车水	(107)
鬼城印象	(110)
石宝寨	(113)
万县女子	(115)
由奉节小成都说起	(119)
楚风录	(122)
河湾寨	(128)
后溪: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130)
小南海断想	(132)
涪陵一景	(135)
话说荣昌折扇	(137)
陈子福的工艺扇	(140)
冲出夔门	(151)

迎春的汽笛

桥	(157)
三月桃花开	(160)
花木兴衰记	(163)
绿色世界的人	(166)
清泉酿美酒	(169)
巴渝茶楼,OK!	(171)
迎春的汽笛	(173)
牛和亿元乡	(175)
红林姑娘	(179)
诗因迁谪更瑰奇	(181)
吊脚楼与曼哈顿	(191)

不规则的路口	(195)
永远的磁器口	(199)
一次戏剧性的争执	(203)
佟光英·虎宝宝·黑土地	(206)
翻开这火红的太阳历 ——楚雄彝州行	(209)

燃烧的向日葵

看山林的老人	(223)
寒夜向火	(226)
又见弥猴桃	(229)
绣花鞋垫儿	(232)
白头帕·青头帕	(234)
枫香树	(236)
槐花几时开	(240)
背山	(242)
谷种	(244)
蛙鸣之夜	(250)
清清的礅子河	(254)
燃烧的向日葵	(260)
受伤的树	(263)
人称吾为师	(266)

附：女性人生的复合“情结” 傅德岷(269)

后记

川江的女儿

——序《相伴一河水》

张飙

我认识蒙和平的时候，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过要为她散文集作序。

最近，她和我谈，她的散文集要出版了，希望我作序，很为她高兴。这才发现，过了几十年后，我和她又走到了一条“战线”上，她不当人事处长而成为了重庆市作协的秘书长，我不当报社总编辑而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从过去“团干部”的战线，都成了“文艺界”人士了。

还记得十几年前去重庆，每次都和小蒙见上一面。好像她的职务变化了几次，从团干部而重庆市政府的“处级研究员”，与《政府工作报告》打交道。后又到侨办当人事处长。但是有一样没有变，就是她还在不断地发表散文。而且她的散文中，仍然不断地流露出她对“川江”的深深的眷恋。这使我很感动。

川江实际上是长江的一段，上起四川的宜宾，下至湖北的宜昌，正好把长江三峡包括在内。在蒙和平的眼里，“她有着怎样的风韵啊，她不像其它的江河那样迟缓滞重，她轻快而充满灵性。”

“然而她又绝对不是轻浮的，她很听那走在雾气氤氲的涂山小道上的大禹的招呼，不轻易地改弦易辙。她就这么稳重地、轻快的走着”，“我知道，只要我还在这个世界上有感知，她就注定要在我的脑海里走下去。”可见她对川江的感情之深。

在我初次见到蒙和平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把她和那条长长的江联系起来。

想起来，甚至我认识她的时候，也一点也没想到象她那样文静的女孩子，心中还能够装着对浩浩荡荡的长江的深情，而且那情，深起来深得象长江中的深潭，激起来象险滩的大浪，绵起来象长长的江水。

我想，不单是我，只要是没有读过她后来写的那些关于长江的散文的人，不管她是谁，在那个绚丽多彩的秋天，都不会把眼前这个沉静温和的姑娘和那奔腾咆哮的大江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是浩浩长江，让她尝到了人生的各种滋味。

那是1983年的秋天。

被诗仙李白称作“锦城”的天府之国的成都，到了秋天便更加丰姿绰约。而古木参天的成都南郊公园（武侯祠）内，更是万花争显抚媚，百叶各呈斑斓。四川省作家协会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四川青年文学创作会。我算是代表之一，天天也在那里开会，发言。有一天，会间休息的时候，作协的小扬领来一个身穿素花衣服、素花裙子的姑娘，介绍说：“这是重庆团市委的小蒙，蒙和平。你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啦。”

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是小说《神女峰的祝福》的作者。神女峰的文章看得多了，也就没有什么印象，更没有把它和作者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对她本人的印象却很深。记得当时她告诉我，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后来我了解到，那位

领导同志当时是说她的文章写得好时说到我的。当时我就觉得，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不会有了一点成功就叽叽呱呱；她和一般的团干部也不一样，不会因为繁杂的事务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她和一般的漂亮女孩子也不一样，不会为穿着打扮而忘记自己的追求……

后来，到重庆去就去看她，也写信。再后来，她从宣传部调到了组织部，又“升官”为组织部长。我想，完啦，她的业余文学创作大概就“划了句号”啦。当然，不止是象她这样的姑娘，就连不少“大作家”、“大笔杆子”也是一“升官”就陷入“百忙”中，再也没时间写作了。

可是，当我调回北京，坐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椅子上以后，她寄来的几篇稿子却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三篇写“川江”的散文，我看过后，好长好长时间都不能平静。浩浩川江，在一个妙龄少女的心中是什么？是春风？是彩带？是灵性？是韵律？是神女的舞姿？是大禹的呼唤？一个有着两个深深的酒涡的小女孩，竟然成了驳船上的水手；这个水手是那样的爱这条大江，以至于虽然不会游泳，却第一天上船就一头扎进长江深深的水中……

是的，三篇散文都写的是蒙和平自己的经历。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有的产物，千古以来就有的“驳船上没有女水手”的传统在七十年代被打破了，蒙和平和另外三个姑娘一起走上了一条驳船，成了长江上的第一批女水手。

也许，她当水手真是“命里注定”的。因为她与川江有缘。这个缘，不仅仅是说她生在重庆、长在重庆，还在于她对川江的兴趣。很小的时候，她就问过父亲三峡两边的山崖真的很高，就像刀削的那样笔直吗？父亲说，是的，你抬起头来看山顶，头上的帽子就会掉下地。她又问，三峡的江很窄，是我们重庆的江的一半那样窄

吗？父亲说，窄得多。你站在船上，岸上玩耍的猴子喜欢你，一伸手，就把你的帽子拿了去。

于是，小小的蒙和平就反复试验，看看脖子仰到什么程度帽子会掉下来；于是，她小小的脑海中就永久地留下了一幅画；猴子一手攀住悬崖上的树枝，一手伸过来摘船上的人的帽子。而船上的这个人，就是蒙和平自己。

于是，她那时就有了人生的一种体验：向往。对长江、对三峡的向往。

女孩子当水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你都体验到了什么呢？我曾经这样问她。

或许，这是个很难，也很大的题目。或许，两年水手的生活，给她留下了极深的记忆，而这记忆无论经历多少岁月的冲刷，也只会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给她的心灵以更大的冲击，这冲击和她从儿时起就有的深深的对这川江的爱融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她笔下的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的文章。

蒙和平还记得，她们一批女水手像“水怪”一样出现在川江上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她们的到来，打破了男人们几千年的垄断。男人的讥讽、嘲笑、惊奇，更加大了她的自豪，那是因为实践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骄傲。

当水手，蒙和平们受到的唯一训练是“穿救生衣”。其它的一切，要自己去实践。船第一天航行开始是顺利的，以至于她们心里都有了“不过如此”的感觉。

然而，到快晚上的时候，船撞上了木排——就是“小小木排江中游”的木排。蒙和平所在的船挣扎着冲向岸边，在离岸还有 30 多米远的时候，像一个烂醉如泥的醉鬼，一头栽了下去，沉没在江中，剩下船尾高高翘起……

我想,和我,和蒙和平同时代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但是,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过差点死去的体验,更不可能有象她这样船在茫茫黑夜中在川江的险滩中触礁沉没的遭遇。而且,那时她当上水手刚刚是第一天阿!

在那个漆黑的夜,川江告诉了姑娘什么?在那恐怖的夜,姑娘向川江诉说了什么?在那风雨交加的夜,姑娘体味到了什么?

是悲壮吗?驾长拿出又大又厚的航行日记,打着电筒让蒙和平填写,并交待说:如果到了非弃船不可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国旗和航行日记,切切记住,这是船员必须履行的职责!

是思索吗?那一刻,蒙和平确实知道了,川江不是等闲之辈,平庸者是不能驾驭的。它能够让无数船只愉快航行,也能把你推翻弄沉。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到底是一帆风顺好,还是遇到触礁好呢?蒙和平在黑暗中想了许久……

是温柔吗?看着流过的江水,听着哗哗的涛声,蒙和平想,可能大江并无恶意,它只是想和我交个朋友。一个水手,难道只和丽日下温和的江水交朋友么?

不过,我想,无论是悲壮,是思索,还是温柔,都只能是在这沉了船的夜、在对川江充满热爱的姑娘的心中出现……

之后的川江,让蒙和平感受到了更多。船队在编解队作业时,劳动强度极大,而且也相当危险。如果力气不够,钢缆没拉紧,一转眼就是船翻人亡。有的拖轮驾驶员喜欢边航行边编队,水手刚刚把一根拖缆递过未,他就开足马力,浪头只向船队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用几根钢缆把驳船和拖轮绑在一起,对于女水手来说,就得拼命!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如果遇到调皮的男驾驶员故意恶作剧,女水手们就得流更多的汗水,甚至泪水。然而,这一切却都让蒙和平更加爱川江,依恋川江。

两年的水手生活,竟成为她最值得回味的一段人生,也是她写得最多的一段人生。

她爱川江号子,她说,每每听到那高亢激昂、让人回肠荡气的川江号子,她的血液便像川江一样奔腾,便深深地感到人的伟大。在她的散文《川江号子》中,我看到的是那种苦苦的寻找。而这寻找,已经不单单局限在对一种音乐、一种旋律的寻找,而是对理想、对追求的寻找了。也许,“合唱号子的大木船已经都装上了机器,因而不需要号子了”,但是,那从孩童时代就热爱的川江号子,却“永远不会从心中消失”,“川江号子是永恒的”,它已经化进了磅礴汽笛,化进了万家灯火,化进了满天朝霞……

她爱川江上的航标灯,爱川江上的汽笛声,爱川江两岸的山,爱雾中的白帝城,爱雨里的神女峰,甚至爱川江的鹅卵石。川江上的一切,在她的思绪里都有了生命。她说,当水手的第一天,她栽进了川江,从此,就把自己的神魄都留在了川江博大的胸怀里,她已经融进了川江。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她的讲述,看了她的文章,我竟觉得她是在和川江苦苦相恋。那么,她对川江的爱,是恋人对恋人的爱呢,还是女儿对父亲的爱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爱,她都在寻觅着什么。所以,当她的散文集出版的时候,我把一首自己的诗寄给了她:

山边奇树云中葩,姮娥洒露润灵芽。少年清纯梦里见,半生寻觅走天涯。

也许,以上这些文字不能算是一篇“序”。但是我想,在蒙和平的散文集中,你会体味到和我一样的感受。